

南

華

發

覆

南華發覆卷之五

秀水徐世

刻意第十五

上三篇總明在宥篇末天道之與人道相云遠矣不可不察此篇及繕性篇又將前三篇總收上文言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故此篇歷敘五等有爲之人正是不通于道者無自而可有爲而累者人道也苟明天地之道澹然無欲而衆美從之則無自而不可也以其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也無爲而尊者天道也

刻意尚行

見世風薄惡

離世異俗高論怨誹

誹世無道怨不逢時

爲

亢而已矣

窮高曰亢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

之所好也

如鮑焦介子推務光申徒狄之流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

爲修身

而已矣此

太平治

世之士

行道設

教訓

誨學後之

人

周遊居

處爲

學者之所好也

如孔子倫

語

天下

大功

四海

橫流投身戈戟之林戡定禍亂

立

天下

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

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

尊主強國

并兼

并兼

弱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

矣此江海之士

見天下多事不踐危機隱遁

避世之人閒暇者之

所好也

梅福嚴光之流

吹响

出也

呼吸

入也

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若熊之攀樹而引氣如鳥之嘯呻

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

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斯皆局于一己之私而不明天德非中之士也○

下引登假至道之人以見無自而不可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

何嘗刻意若天之自高

無仁義而修

雖糞粉澤及不以爲修

無功名而治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江海而間

閉門卽是深山

不導引而壽

守一處未嘗衰○

和而形無不

忘也

惟其不刻意不導引所以

無不有也

不妨而高而壽也

淡然無極

無不

也而衆美從之

無不此是

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又下

申明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

天地只是一味平平是道德體質非世刻意便不平矣

故曰聖人休休

焉

休息乎恬惔寂寞虛無無爲雖歷險阻之變

則坦然平易

而不破矣○又

易二字 平易則恬惓矣平易恬惓則憂患不能入入于靈府是以憂患不入窮達

毀譽之變不足以滑和不入邪氣不能襲內傷其身故

其德全而神不虧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平易恬

天運流其死也物化任其變化靜而與陰同德入于

門之動而與陽同波明之上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

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三句正見不福去知

與故禍總不知福先循天之理一味平故無天災循天

無物累禍始之故無人非不得已無鬼責預謀也

其生若浮是天行也其死若休隨物化也不思慮不豫謀堯以

讓是光矣而不耀諸侯不期是信矣而不期下四句止明德全而神不虧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以其精神純粹其寃不罷虛無

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道之過

好惡者德之失反顯前非世之士教誨之人好惡喜怒悲樂俱道德之過失非天德也

故心不憂樂坦然平易憂患不入邪氣不襲德之至也一而不變生也

天行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靜之至也無所於迂

動而與陽同波是一而不變虛之至也不與物交無物累澹

後起是無所于忤之至也光矣不耀信矣不期其寢不夢其魂不疲是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聖人休于恬惓則形不勞也精用而不已

則勞勞則竭

已于無爲則精用不竭也復以水喻聖人常應常靜是以不弊不勞

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天道運行

化物纒見不雜不動之清此便是虛無恬淡

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

雜其神純粹

靜一而不變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澹而無爲

不與物交澹之至也

動而以天行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此養神之道也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也

夫有干越之劔者

喻

柙而藏之

匣喻養神之方

不敢用也

不輕

用者恐形勞精弊也

寶之至也

劍尚如此何况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

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

之物而不養乎

其名爲同帝

以其無象可象目之爲同帝

純素之道

只是恬淡平易

唯神

是守

匣而藏之不可輕用

守而勿失

不雜不變

與神爲一一之精通

上際下蟠

合于天倫

與天合德矣是爲同帝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結前尚行尚功名尚仁義尚江海之

士以見不及聖人貴精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

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結歸處要見抱純素之道者纔

謂之真人其餘尚行尚名之人皆非正正之流非狂卽狷也

繕性第十六

嘉定龔方中仲和甫較

上言有天下者順天道氣運以行不當取先王以陳芻狗示人故刻意篇教以平易恬惓乃合天德以其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也故此篇但言不繕性于俗學俗思只以恬知相養深根寧極而待有存身之道便是體純素之人也不然喪已于物失性于俗倒置之民也

繕

修治也

性於俗學

以陳之芻狗六經也

以求復其初

太初滑汨

也欲於俗思

尚行非世

以求致其明

明其道德

謂之蔽蒙之民

如人蒙蔽不知所向滑汨于俗學俗思反障蔽其性命之真是蔽蒙也

古之治道者以

恬養知

雖知

生而無以知爲

用

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

恬交相養

正知時不妨恬正恬時不妨知知恬交養

而和理出其性

恬養

既久其性體霽然自有融和之氣出矣

夫德和也道理也

道德只是和順德無

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則事事合宜

義明而物親忠

也

盡已之謂忠

中既純實而反

通乎物之情樂也

樂主和以信

行容體而順乎文

天理之節文禮也

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

禮樂偏

行則天下亂矣

由于節文而無情實是虛套也由情實而無節文是無理也

彼正

而蒙

自已之

德德則不冒

人有其德所以不濫

冒則濫及于俗學俗思所

以物必失其性也

下正明其不蒙已德濫及之所由

古之人在混然

芒昧之中

即窳穴未鑿之本體

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恬知當

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鬼神

守其幽以見陰陽和靜四時順序災害不生而

羣生不夭

折也

人雖有知

彼此

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以其彼正而蒙已德也

逮德下衰

要見冒則物必失其性皆不以恬養知者

及燧人

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雖順而有以知爲者所以不一

德又

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有坂泉涿鹿之

師是安而不順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

興

禮義

治化

之流濠醇散朴

釋

離道以善

大道廢有仁義

險德以行

六親不和

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也

然後去

淳樸

性而從於心

爲仁爲義爲忠臣爲

繼性

卷之五

一六

孝子○既心與心識知而後有不仁不義之行機智漸生

而不足以定

天下

夫天下既不可定

然後附之以文

禮樂

益之以博載籍文滅

質

樸博溺心

知

然後民始惑亂

務文務博冒濫于俗學俗思

無以

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正見繕性于俗學欲以求復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是

蔽蒙之民也

由是觀之

世道愈趨愈下不惟

世喪道矣道

亦喪世矣

世與道交相喪也

道喪世矣是世無道也

道知人何由興乎世

世喪道矣是亂世也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

是無道也

世無以興乎道

是無時也

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

矣

聖人知道不行隱其德也

隱故不自隱

聖人未嘗自隱世不能是世隱之也○又解

不自隱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

謂之隱

也非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與命大謬

也可見世不能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

一于澹漠不見有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于密

深根寧極而待以待此存身之道也處亂世不為苟

身非藏知也以其古之存身者不以才辯飾知愚

不以知窮天下繕性于俗學是不以知窮德滑欲于

以知窮危然獨正處其所處此深而反其性已要見

德也出處俱有着落不似今時猖狂妄行此便是以恬養知也又何為哉言無可為道

固不小行

離道以善是也行也

德固不小識

險德以行是識也

小識傷

德

是以知窮德也

小行傷道

是以知窮天下也

故曰正已而已矣

危然

處其所是正已也

樂全之謂得志

不傷道不傷德是謂樂全樂其道德之全是謂得志

○又講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謂得志

也謂其無

以益其

全德之

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

得志

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

樂性命之樂始為得志軒冕之樂非得志也何也

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

禦

其去不可止

性命

之真何有來去

故不為軒冕肆志

喪其平日所守之志

不為窮約趨

于

俗

學俗思○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深根寧極而待

其樂彼

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

樂未嘗不荒

于外物

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

已喪

之道德而荒于外物失性命之真而滑謂之倒置之
欲于俗學俗思是不知所本而趨其末

民也

正結繕性于俗學滑欲
于俗思是蔽蒙之民也

秋水第十七

馮李徐肇森質可甫較

自胼拇至繕性總明應帝王之餘意此秋水一篇
直發道之大由前天道篇云明白于天地之德者
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
樂與人者和者謂之人樂以此而觀能體純素謂之
真人者非也便是太宗師遊乎天地之一氣者之
人也是以其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齊物也逍遙也
天道也人道也無自而不可也世俗但知軒冕之
樂而不知道之樂之大也故有至樂

秋水時至

水不至秋不大故以秋水命篇

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

渚涯之間

不分渚之與涯兩涘而來

不辨牛馬

達望不明水之廣大不能辨別牛馬

於是焉河伯

姓馮名夷

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

盡爲已有莫我若也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

端

水天一色不見水之端倪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

海若也

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

世間道理萬般只聞得百件

以

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

申明上義何以莫已若

且夫我嘗聞少

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

以仲尼之義爲少以伯夷之義爲輕者始

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

道德淵玄汪洋無際實難窮詰其遠近小大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

則幾局于仲尼之門也吾

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河北既自量知醜今之局北海

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

局于小見之人拘於中

之虛也夏蟲

蟪蛄之類

不可以語於冰者

言趨世之人不可陳于往古

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

鄉曲之士被各教束縛不可語于道

者束於教也今爾既

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

知平日之醜

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若不知自己之醜而被以道語之是秦韶武于聲

俗矣今爾既知醜不妨語于大理矣○汝要知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也

道也萬川

歸之

喻仁義禮樂百家衆技歸之

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注焉不滿

尾間

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酌焉不竭

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七年八滂不增十年九旱不減

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

何爲

自以比

海

形於天地而受氣於

陰陽

以成此形○以

吾形

在天地之間

以天地之大吾之形在天地間就如

猶

小石小木之在大山

尋不着

也方存乎見少

眇小之不暇

又

奚敢以自多

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下又解

計四

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

四海尚似壘空

况北海之在大澤此其小之小者

計中國之在海內

中國海中一洲耳不似

稊米之在太倉乎

中國在海中如太倉中一稊米耳看不見也○上言中國之小下言

中國號物之數謂之萬

凡物之有名相者號數有萬

人處一焉

處

萬物之中止充一數此合太虛之間凡可名者論之也

人卒

盡也九州穀食之所

生養舟車之所通

載

人處一焉

其在九州之內人只處一件此合鳥獸草

木論此其比太虛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之也人在萬物中如馬體之毫末耳○况五帝之所連揖讓也三王之所爭奪

仁人之所憂患任士之所勞悴盡此矣言所爭所讓不過馬體之

毫末耳伯夷辭此馬禮之末以爲各仲尼語此馬禮之末

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何也以其脂于大理不自知醜耳不似爾向之自

多於水乎正似向之自多于水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也河伯曰然則吾大

天地而小豪末可乎以其上言天地之大毫末之小是以言可乎北海若

曰否不可何夫物量無窮不可局時無止時之遷流不止

分無常盈虛之數消長不一終始無故生死循環往復無迹○

秋水

卷之五

十一

之小乎所是故大知觀於遠近觀遠于近故小而不

為寡大而不足多何知物量之無窮也證鄉今故以

證今以今明古猶後故雖遙而不悶也掇拾取而不

跂雖難掇昔之視今亦猶今知時之無止也察乎地

盈虛消長之數故得而不喜消則有失而不憂以是

知定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坦塗坦干故生而不悅

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終則有始始則有終

之陳迹也○計人之所知知量無窮知時不若其所

不知無極也知其生之時天地毫末有不若未生之

時無形之形大也○何也以其至馬體毫末之小求窮其地天至大之

域是故迷惑亂而不能自得其細大之分也由此觀之既

小窮至大之域尚迷亂不得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

言不知定其小也○倪者緒之兩頭取以爲分別之義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

窮至大之域言不知窮其大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也○此一轉又將大小二字

換作精麤重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

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直

不盡而止非大止于此也自大視細者至不明而止非細也夫精

小之微也精者細之極埒大之殷也埒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

故異便

大有大 便此勢之

必所有也

夫精粗者期於有

形者也

以其有 形謂之 精麤 ○若其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不能

分至細 之倪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不能窮至大之域 ○要見計人之所

知不若其 所不知也

可以言論者 尤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是

物之精也

至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

何言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也 ○便見物 量無窮也 ○前云有小大到此言所不能

論意所不能察粗麤 一致美惡一賞矣

是故大人之行 以其不同同不

出乎害人

亦不多仁 恩動不爲利

不以物性志 之謂完也

不賤

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

亦不因 事成事

不多

食乎力

不竭人之力○有萬不同之謂富也

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

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

行不崖異之謂寬也

世之爵祿不足

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

德成之謂立也

知是非之不可爲

分細大之不可爲倪

執德之謂紀也

聞曰道人不聞

可道非常道也

至德不得

無智亦無得也○這纔是

大人無已

歛守

分之至也

何也以其知道之大不敢自多也○承上又一轉

河伯曰若物之外

爵祿既不足

勸若物之內

戮耻既不足則

惡至而倪貴賤

貴賤從何而倪

至而倪小大

小大何自而分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頭頭是道何有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尊君抑臣自貴而相賤也

以俗

觀之貴賤不在已

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

以

貴賤差等觀之因其

所大而大之

知毫末之
爲丘山也

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

小之

知天地之
爲稊米也

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

因其所小
而小之也

知豪末之爲丘山也

因其所大
而大之也

則差等數

觀矣以

貴賤功用

觀之因其所有

貴賤有
小大

而有之則萬

物莫不有因其所無

貴賤無
小大

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

何也有無就如東西相反一般彼看此東此看彼西然有西必有東有東必有西不可相無也

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無功

用

分定矣

不可定
有不可

定無以趣

操

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也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

相非

趣仁非桀趨暴則是非堯彼此相非之

是

趣操

無定

覩矣

又引証以見不可定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

燕王也

讓而絕

同爲退讓一帝一絕

湯武

爭而王白公

勝

爭而滅

同一爭也而有興有滅

由此觀之爭讓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

各有

其時

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未可以爲常也

一定常賤一定常貴也○况人之器用才技稟性各各不同何可槩論

梁麗

棟

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器用殊也 騏

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

殊也 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暎

旬張也

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

稟性殊也。以貴賤爲常。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

師堯是

而無師治而無亂乎

師堯舜之治而無湯武之爭乎

是未明天地

盈虛

之理萬物

順逆

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

有上無下也

師

陰而無陽

有順而無逆

其不可行明矣

天下未有治而不亂是而無非者

然且語而不舍

畢竟師堯之是而非桀師堯之讓而薄湯武之爭是

非愚則

誣也

殊不知

帝王殊禪

相傳謂之禪

三代殊繼

于受于父謂之繼。各有

其時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

白公爭而滅也

當其時順其

俗者謂之義之徒

湯武爭而王也。可見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默默乎河

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實難定也何也知是

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

爲乎既無是非貴賤吾何辭何受何趣何舍吾終奈

何爲乎不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貴而賤賤而貴性無拘定而之志與道大垂蹇何

少何多無少無多是謂謝施施而不受也無一而行爲乎不爲

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何辭繇

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何趣汎汎乎其若四方

之無窮其無所畛域無爲也無不爲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其孰承翼者不承是謂無方無方者不執一

私福私德而行也

孰一而行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者為何 辭受不可恃乎 其成一虛一滿不定 位乎其形知分

取舍 常年不可舉時不可止知時之不可止也 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正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年不可舉 無動而不變未有始

無時而不移未有貴而不移賤者可見 何為乎又 何

不為乎夫固將順 自化而已化則不執一而行也 河

伯曰既貴賤小大 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

者必達於越吉避 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必明夫坐

機權權者天地之大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不以物害已者

經惟聖者能用之○下正見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窮通得喪時禽獸弗能賊

弱富貴利達寒暑弗能害之寒暑也禽獸弗能賊

強食靡角非謂其薄之也非謂其與物相薄而其言察

乎動安危之機寧於禍福之倚伏謹於去就之趨避莫之

能害也非薄之也故曰天在內恬漠人在外修為德在乎

天天德而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以虛無恬淡

明權為位是則躡躡高而宛屈伸反乎道要妙而語言不

極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纔有安排造作之私便是人爲也

故曰無以

人滅天

凡鑿竅于人爲者是滅天也滑欲俗思也

無以故滅命

凡不知趨避而竄身

于水火之中者是以故滅命也

無以

所得

而殉名

喪實○此便是達理明權不以物害

已者所以戒

謹守

吾言

而勿失是謂及其真

矣此其所以貴乎道

也○此下正明無以人滅天言人生世間不消營爲

爲也行不爲也行一足也行多足也行無足也行皆

天機自動何可易邪豔鼠五技而窮螭蛇無翼而飛知巧何爲風則無爲而爲聖人所以大勝也大勝者

勝于無

夔一

憐虵

無蛇憐風形無風憐目

目形綴于此

目憐心

心則神遊物表

夔謂虵曰吾以一足踰

明流于彼

而行予無

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蹕零卓行貌

跳躍之也

螭曰不然

非吾使之然邪

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

不知其所以然

不知其所以然者不知其足之多也

螭謂蛇曰吾以衆

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

可易耶吾安用足哉

不用足也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

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

風貌

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

秋衝也

我亦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

伏天下行道設教之大賢

蜚大屋者

能化蓋庇天下之大聖

唯

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

不勝于知巧人爲而勝于達理明權

不以物害已

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此爲大勝也○下引孔子明大勝之聖人

無以故減命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

路人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此何時也而尤娛樂調琴

孔子曰來吾

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

禍患

命也求通久矣而

道不

得行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

欣欣然人樂其性

非知得

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

瘁瘁焉人苦其性

非知失也時勢

適然

時有利不利也不在知也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

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

烈士尚然况知道之士而悅生惡死也

知窮之有命

論窮久已而不免命也

知通之有時

求通久已而不得時也

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

正是我勇於安命之時豈有所懼也

由處矣

處於聖人之勇

矣吾命有所制矣

制于命而已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

孔子曰

以爲陽虎也故

誤

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認爲問答者

正見莊子衆小不勝爲大勝也公孫龍能困百家窮衆口勝于小而不勝其大也

公孫龍

趙人

辯士問於魏

公

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

行能

能

合人同異

能

離人堅別

白然不然

不然者

可不

可不可者

困百家之知

百家之知我能困之

窮衆口之辯

衆口之辯

秋水

卷之五

十八

我能窮之

吾自以爲至達已

所謂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

今吾聞莊子

之言汙焉

猶望洋也

異之

渺汙無涯恣肆莫辯使我驚異

不知論之不及

與

若以爲論不及我能窮衆口之辯

知之弗若與

若以爲知弗若我能困百家之知

今吾無所開吾喙

使我口不能開何也

敢問其方

不知夫子何方之依乃能

是若

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

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

何以身樂

吾跳梁乎井幹

也

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

甃井缺而成崖

赴水則接腋

兩腋拍水

持頤

緊閉其口

蹶泥則沒足滅跗

前小足曰跗

還軒蟹

井中赤虫與

科斗

蝦蟇子

莫吾能若也

汝之困百家窮衆口以爲至達者亦若此耳

且夫

檀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

言他之樂莫吾若也

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

不能各足却步而退于是

告之海曰夫千

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失其所以爲樂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

不知是非

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也

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螻

負山商鉅

馬蛇

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麁焉此便是極妙之言也

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

自謂能困百家能窮衆口自以為至達

是非堦井之鼃與

以為莫已若也

且彼

指莊子

方趾

履也

黃泉

之下

而登大皇

之上

無南

無北

空曠無涯

夷然四解

儻然立于四虛之道

淪於不測

如海之不為頃久推

發不以多少進退

無東無西始

合

於玄

妙

冥

莫測

反於大通

隨往

無礙無適不可也○你言至達莊子反於大子乃規通之道方為至達你言何方之依此其方也

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猶以為論之弗及與知之弗若與

是直

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

正如堦井之鼃跨峙一壑之水自以為至也

不亦

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邑名餘子庶子之學行

於邯鄲與未得國能邯鄲國中又失其故行矣以管

見而欲得莊子是非之境極妙之言直匍匐而歸耳窺之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舊日所習謂之故

守汝本等學問不然連自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已舊業一失便無着落矣

而不下乃逸而走龍辯士也生平全靠這張口嘴窳

能復辨不逸走也○此段要見莊子不以得莊子殉名者爵祿不足以爲勸不爲軒冕肆志者也

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

貴乎

言其骨雖貴無益于已

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生雖賤亦有足

樂以賤易貴可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此下正見莊子不爲窮約趨俗戮耻不足以爲辱也

惠子

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

北海非梧桐不止

鳥鷦不棲者我能止之

非練實不食

竹實人所棄者

我能食之非醴泉不飲

泉甘如醴者我能飲之

於是鴟得腐鼠鷦鷯

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正如凡鳥不知鳳之飲啄高潔而以腐鼠嚇之

今子欲

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今之嗜富貴利達戀戀不舍惟恐失之不知至人以此爲

高鼠也觀惠子之知可發一笑結以濠上觀魚便見莊子自適其適非外物之適也得性命之得非軒冕

之得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

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

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

循其本

向之所答也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既

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既已知我不知魚之樂而問我

我以知之濠上

利

卷之五

〇二一

也子既知我我所以知魚也。魚之樂而人不知魚之樂于水也。有道之樂而世俗不知要見至樂無

也樂

至樂第十八

當湖孫弘祖令弘甫較

此篇言人有活身之道。纔謂之至樂而非世俗以苦爲樂者也。世人只因生關看不破，故多累達生。夙之分者自適分量而已。且一氣變化終在陶冶之內，何爲乎？何不爲乎？物固將自化。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

先將至樂虛虛問起。

○設有可以活身者無

有哉今奚爲

爲至樂

奚據

繞活身

奚

苦焉

避奚

樂焉

處奚

當從

就奚

不當從而

去奚

當所

樂奚

當所

惡

先以入者爲問，然後次第詳明。

夫

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美服音聲所以

養形不得而憂反傷其身所以愚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

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積財以養形積財而不盡用疾作何爲反傷其形所以外

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貴者

本欲尊崇其形患得患失謨謀日夜安其榮寵之私反戕賊其形矣所以疏也人之生也與

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

達矣

人之所以求富貴者本爲延壽益命今惛惛久憂反累其形所以達也

烈士爲天

下見善矣

見善于人其求顯榮其身也

未足以活身

不能活身

吾未知

言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

不善矣足以活人

千古而下名稱達聞

故曰忠諫不聽踴循勿

爭

君臣義也三諫不聽當遂巡却去而勿與之爭也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

形

不足活身

不爭名亦不成

不足活人

誠有善無有哉

還是活身的爲

善活人的爲善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

總前四段苦身疾作思慮善否烈士見善

不過圖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耳

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

果樂耶苦身疾作果不樂耶不得美服厚味則俗以爲苦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

而趣者誣誣然

誣誣趣死貌

如將不得已

畢竟要行

而皆此曰

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有言

樂吾以無爲誠樂矣

無爲便是真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

世俗不知

真樂以無爲之樂反以爲苦

故曰至樂無樂

樂之真所以無樂

至譽無譽

譽之至是以無譽無譽無樂俗之所以爲苦也

天下是非

天下以無爲誠樂之是而爲大苦之

非以世俗所樂之非爲了最樂之是如此觀之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

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呼明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能存身便可

以定是非矣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

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下出化之所以

芒乎芴乎而無從

出乎

二氣混芒恍惚而不知所從出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又且恍惚

而不見其所爲象○不妨

萬物職職

各職其職

皆從無爲

而殖故曰天

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就能得無爲哉

人能無爲便與

天地澁而爲一入出大化之中任其鎔鑄彼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往返遊戲出入死生是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也能活身方爲至樂可以定是非矣○上言人也孰能得無爲哉此段明莊子達情通命之人故不以死爲悲正見其能得無爲之人也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盆瓦缶也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同于衆人而哀

察其始

也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

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正見芒乎忽乎而無從出乎

氣

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

秋冬夏四時行也

形氣轉變順四時循序而行也

人且偃然寢於巨

室

以天地爲室

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

故止也

死生去來元無形影順時序運行聽其自化而已人且偃然而寢爲何而哭是以止而不

哭也○上明氣變而有生所以不哭下明生非實有總是化而已矣是以不惡

支離叔

忘形與

滑介叔

忘心二人

覲於冥伯之丘

墓也其墓在

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

黃帝亦嘗休息乎此

俄而柳

癢

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

動貌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者

假借也

四大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地水火風如塵之聚集耳

死生

爲晝夜

死生猶夜且之常

且吾與子

至真伯之丘以

觀人之化而化及

于我我又何惡焉

化者有生之常豈有人之化我獨不化所以不惡也○言人乘陰陽

之氣變化假之而生以富貴壽善爲樂而不知禍福深曠蹙額以此爲苦正見吾又未之樂之果樂邪果不樂也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髀然

白骨

有形擿以馬捶

馬鞭也○將前富貴壽善貧賤天惡撰出

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

妄求

富貴敗名喪儉

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

據要津而

不能以道事主國破家亡

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

不仁不義不孝不悌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

貧賤天惡

凍餒之

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

高邁年齒衰敗

故及此乎於是語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向子之談者似

辯士諸子所言此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何有亡國之事

無臣於下何有不善之行亦無四時之事何有凍餒從然以天地

爲春秋何有年壽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恐其言之

妄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

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噴蹙頰曰吾安能

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髑髏以死爲樂上而以富貴壽善爲勞累

所以蹙頰也○此下言聖人處世當順時應機爲宜此至樂無爲之道不可輕易妄授匪人彼必相與異

故惑未免有人感則死之患也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

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褚布

不可以懷大袋也世俗以富貴壽善爲樂綆短者繩也

不可以汲深言知量淺短之夫不能窮至道之深玄夫若是者以爲命

有所生成成而形有所稱適也夫不可損益增減不得一定不易

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仁義之道而重以燧人

神農至治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黃帝神農至治之道不得

則惑未免心人惑則死彼必以焦勞煩憊發病而死矣吾是以憂之○又引喻以

明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以其異故魯侯御

而觴之於廟

御迓也

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

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

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言此至樂之道自養可也不可養人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

食之鱮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

富貴壽善美服好色音聲此其世俗所養也語以至樂無爲之說不惟惡聞且驚懼眩惑而逃遁之矣○

又奚以夫誆誆爲乎

吾恐其驚而至于惑也○下言物之好惡不同以見先聖應物

適以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

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

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歿

木一也而有死生至樂一也而有苦樂

彼此相

與異其好惡

適其形者好之遠其俗者惡之

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

能有短長裕小者不可以懷大所以

不同其事名止於實

循名責實義設

於適

適當其才具而已不可告以過也明斯二者

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有條

理而明達誘人入善之方而無人感則死之患矣是謂持福之道○末結以形形相禪化化無窮要見萬

物職職皆從無為殖一氣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

髑髏捷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

形氣順序以行

而未嘗死

未嘗生也若果

以我為

養乎予果

以汝為死而

歡乎

不過順其

種類之種有幾得水則為鼈水上塵垢初生得水土

之際水附岸處則為鼈蟻之衣即青苔而未成爲繼生於陵屯青苔生于田中高處

則為陵鳥車前草陵鳥得鬱棲糞壤則為鳥足草名鳥足

之根為蟻蟻蟲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胡蝶乃胥化之別名化

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軟無殼其名為鵠掇鵠掇

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此一化自鳥足中來最強健乾餘骨之

沫又化而為蟲名為斯彌斯彌為食醯蟻蟻也願輅生乎食醯

黃輓生乎九猷蟻蟻生願輅願輅生九猷九猷生黃况黃

况生腐蠃腐蠃生脊芮皆虫之相生耳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羊奚

草名根如蕪青其根若比連
久不生筍竹則生青寧
青寧生程越人呼程生

馬馬生人

秦孝公時有馬生人

人又反入於

天地化

機萬物皆

出於機皆入於機

也○無形無象之中而莫知所從出此天地無爲也人也孰能得無

爲哉有則足以活身出入遊戲大化之中而不嬰物累此是真樂也故名至樂

南華發覆卷之六

嘉禾金秉鍾子彝甫較

達生第十九

此篇全章發揮至樂言修身者達此生原是虛假不爲形軀所累棄世遺生形全精復殆火潛行不窒不焚而物不傷也此其所以爲至樂

達生之情者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雖有不務生之

所無

美服好色以爲苦身疾作達命之情者命有所成一

不務知之所無

富貴壽善柰何而安之養形必先之物聲色

貨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有生必先

無離形

形生本不相離

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生者我也嗒焉喪偶

是生亡也。形者正如生之傳舍。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

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

悲夫者悲世俗多聚時貨養此身形以為足以

存此主而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

則世奚足為哉

則世間之人何足以備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

物而養此身形為哉世間衣食交際所不能廢有不可不為者

其為不免矣

既不能免則為累大矣

夫欲

免為形

累之者莫如棄世

莫如恬淡無為棄絕世事則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

世則無累

不務知之無奈何

無累則正平

無累則不知形之所以養不知生之

所以存遺形忘生便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是正平也

正平則與彼更生

天地萬物

更相生化矣更生則幾矣幾於無爲之道矣人也孰能事

奚足棄事何爲而生奚足遺生何爲棄事則形不勞

無勞爾遺生則精不虧無搖爾精也形不勞是全夫

形也遺生則精不虧形也精不虧是精復也

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是正平也正平則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天職蓋地職載凡在蓋載之內合則成體

頭圓足方莫不因之以生所以爲父母

成其形體散則成始歸于未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形精不虧之人乃能與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以我之精合天

造化推稜而更生也地萬物之精天地萬物之精即我之精是則不獨與

天爲一而反足以贊助天人之化育矣此下言形

全精復之人不惟相天入金石蹈火火而不可也

熱者神全故也以見苟得于道無自而不可也

子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不礙也

踏火不熱

不熱也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

戰

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

是真純之氣之守也

非血氣之言

非知巧果敢之列左

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何以便能不窒不熱

夫奚足以至乎先

物出不得先物也

是色而已

既

是形色之物何以相先

則物之造乎不形

之而止乎無所化

其

純一之氣

夫得是而窮之者

得是不形之形而守其純一之氣者

物焉得而

止焉

物不得而障礙之矣所以相先也何以至此復又申明

彼將處乎

視乎冥冥聽乎

無聲不淫之度而藏乎

窈冥莫測

無端

倪之紀

立之本原而知通乎神也

何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萬物之入于機出壹其性

以其遊乎萬物之終始于機是終始也遊乎物之終始始養其氣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合其

德處不淫之度藏無端以通夫物之所造得是而窮

乎物之所造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執道者德全

形全者神全物無隙而人所以不窒不物奚自入焉熱不慄也○下又申明不

聖人之道也之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醉與不醉之人墜其神全也乘車亦不

知也墜車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以言

之人總不知有死生驚懼是故選物而不懼也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

物不傷害

而况得全於天

之人而可傷

乎聖人藏於天

藏乎

無端倪

故莫之能傷也

是以不窒不熱○下又明不傷者以其無情于物而物不

之紀

復讐者不折鏹于

以其無情也

雖有忮

害

心者不怨

飄瓦

飄瓦中人而人不是以天下平均

是以天下平均

以見全天之人物不傷者

無情故也天下之人既已平均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

此不忤不

道也不開人之天

鑿竅人為人之天也

而開天之

天無識無知如飄瓦之無情是天之天也

開天者德生

無為而為是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

有心而為是賊生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天在內人

在外內天行而外人為如此而行

民幾

近乎以其真此下正見不

厭天不忽人承蜩人也用志
不分乃疑于神天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

痾僂者

曲背之人持竿

承蜩猶掇之也

猶手拾之妙也

仲尼曰子巧

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

以五六月

精神停審累二丸于竿首而不墜

則失者錙銖

所失者錙銖之間耳

累三

九于竿首

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所失不過十之一耳停審愈精而技愈妙

累五而不

墜

乃無復失

猶掇之也

雖然吾技至此亦不易得

吾處身也若檝株枸

身若檝株之拘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如枯樹之枝

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唯一意專志蜩翼而不分視聽于天地萬物

吾

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

吾有道若此

何爲而不得

是以猶擬之也。○又引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疴僂丈人之謂乎？

吾以此道見之，疴僂丈人矣。○斯皆一其

性養其氣，合其陰陽五行之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顏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溺不失也。

淵問仲尼曰：吾嘗濟

也。

乎觴深之淵

淵名。

津人操舟若

神之極。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之人不獨于水無日而不能。

若乃夫沒

水。

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

不待見舟以其尋常行動出入有水無水有舟無舟未嘗不操存之也。

吾問焉而

不吾告

不可以言傳也。

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

水也。

以其習以成性不見水也。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

習熟之慣所以

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視舟

之覆淵猶車却于陵也○舟

覆車却

雖

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

舍

以見乘亦不知也陸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宵次者是以忤物而不懼也

惡往而不

暇

此便是善游者數能也瓦注之喻以見津人之以巧不矜生也若重外者必不能沒水恐其溺也

瓦注者巧

注擊物也

以帶

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磬

矜也

巧一也

瓦鈎金所注之巧則一

而有所矜

惜者

則重外也

重鈎也凡

外重者

必

內拙

不止于注亦不止于舟大凡以外物為重者必喪已于物也所以為內拙

○下引單豹張毅以見重外之人矜生故也是以傷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

曰吾聞祝腎學生

學養生之道

吾子與祝腎遊

既遊其門必有聞于

子亦何聞焉

有何所聞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

亦何聞於夫子

謙言已不過糞掃門庭之人有何所聞

威公曰田子無讓

不必謙讓

寡人願聞之

願有所聞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鞭其後則前者自行能達生便是養生也

達生之人不重外也不重外者物不得而傷也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

有單豹者

務生之所無以爲者

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

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有張毅者

務知之所無奈何者

高門

大家也

縣薄

縣惟薄于門小戶也

無不

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

內拙也

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

外重也

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

皆不鞭其後者也

二子雖養生而不知生之所以養是重外也重外者內拙是不鞭其

後者也斯皆不能察安危寧禍福謹去就以人減天以故減命者也○又引孔子之言爲律

仲尼

曰雖無入

妨不

而藏

雖

無出

妨不

而陽柴立其中央

如槁木之

枝立乎不入不出之中央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極其養生之至也○畏塗之喻以明

世人但知戒遠而不知戒近知富貴壽善養生而不知美服好色音聲之所以殺生也

夫畏塗者

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

焉不亦知乎

此爲知也

人之所取畏者

知畏盜之殺八而不知

衽席

之上飲食之間

人能殺

而不知爲之

敵

戒者過也

這便是不

達生

卷之六

六

善衛生之過也

祝宗人

祭祀之官

玄端

禮服

以臨

承

牢筴說彘曰汝

奚惡歟吾將三月獐

患養也

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

以白茅為薦藉

加汝肩尻乎彫俎

刻器

之上

言尊貴之至也

則汝為

之乎

汝肯為之乎

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

之中

寧處貧賤而生不願富貴而死也

自為謀則苟生有富軒冕之

尊死得於豚楯之上

有文禮之案之上

聚俵

筐篋之中則為之

世俗之樂舉群趨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為之

為彘謀則去之

不如食以糟糠錯諸

牢自為謀則取之

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彫俎之上則為之

所異彘者

何也

自比其身不如彘者何也物欲蔽之也○引桓公為問者正見今之富貴傷生者自傷之也物

何嘗傷人以其外重所以內拙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

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

病

倦怠失魂之貌

數日不出齊

國賢

士有

姓

皇子

名

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滿之氣

桓公欲霸而未得忿怒滿積鬱

抑之氣精神昏亂

散而不反則爲不足

鬱抑之氣

上而不下

陽散陰凝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

陰發陽伏

則使人善怒不上不下

上下不和

中身當心則爲病

此其自傷也鬼惡能傷公

桓公曰然則有

鬼乎曰有沈

水汚處

有履

神名

竈有髻

竈神

戶內之煩壤

戶內

糞掃之餘積

雷霆處之

鬼名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

之鬼名 確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

之鬼

處之水有罔象

之神

丘有

峯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

之神

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

桓公所見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何如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

其長如轅

車上之橫木

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

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然而笑

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

而不知病之去也

桓公始疑爲妖故懼而成疾皇子以一霸字微言挑動是以與之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關雉之喻要見物與物何以相遠兩物相斲所以闕也今養生之人造至乎不

形正如望之似木雞矣物焉得而止焉所紀潛子爲以不闕也渾然大樸之德全矣無隙可乘

王養關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言其堅敵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開嚮而應見影而動

十日

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雖不聞而欲聞之氣未消

十日又問

曰幾矣

幾于可聞矣又釋上幾矣

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不應影嚮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

樸實之

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

矣

德全則神全神全之人蹈金石入水火而不變不窒是謂無敢應者反走矣○此段言德全之人安

于性命之真順物之自爲而無吝私是以入水不溺也

孔子觀於呂梁

水中有石絕處

曰縣水三十仞

七尺曰仞

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

能游也見二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傷流而極

救

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

夫子見其水中出沒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後見其行歌自若所以

從而問焉

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

齊

水與汨偕出

汨湧波

從水之道

從水行之道以出沒

而不爲私焉

不以已私與之

此吾所以蹈之

方

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

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

陸

而安於陵

不知其爲陵此爲

故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

不知其爲水

其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

然命也

不知所以入不知所以出從水之道而不爲此其所以爲命也○此下言無已私之人

不惟蹈水火至于百工技藝無入而不自得也

梓慶

梓人名慶魯之巧匠也

削木爲鏤

一云鏤樂器似夾鐘

鏤成見之者

莫驚其異

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言

一焉臣將爲鏤未嘗敢以耗

散其氣也

氣聚則神凝

必齊以

靜心

靜心便是齋不敢懷慶賞非譽是靜心也

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

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

不動貌忘

吾有四枝形體也

七日後輒然忘四肢形體是忘我也

當是時也無公

朝

不知慶賞爵祿也

其巧專而外滑消

不知非譽巧拙也

然後入山

林觀

木之然

天性不待彫斲

形軀至似

矣然後成見鏤

然後順其

現成之鑿形然後加手焉加手刻不然則已若不得

而成之則以我天然合物天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止而不是與此便是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通乎物之所造

與與者不敢自是其削之善欲以質之會侯也○馬

可輕試過求過東野姓稷名以善御馬見莊公進退

中繩若繩左右旋中規若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組

是也文不過使之鉤百而反圖而驪之如鉤顏闔遇之

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信稷之技精以闔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知馬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求焉

以此知之故曰敗此下總明上之削鑿累丸操舟蹈水皆指與物化而

不以心稽者以其靈臺虛靜不窒工倕堯工名倕旋而盖規

所適未嘗不適者是忘適之適也矩以手旋物而盖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

一而不桎故其靈臺之地常靜一而不忘足履之適

也屢忘于足以忘要帶之適也帶忘于要以知其

是非心之適也內無是不外從事會之

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言形與物化之人在

水適水在火適火至于削鑿弄丸無往非適以其忘

此道術之人要樂天知命安于貧賤為無為事無事

不可飾智驚愚修身明汗此便是保身全生之道若

如不善藏護眩惑于人抑亦非有人禍必有天殃也戒之慎之有孫休者踵門而驚

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

不見德于人

謂不脩也臨難

不見謂不勇

不見義于衆謂不勇也

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

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

是謂

無爲而

不恃長而不宰

爲而無爲所以不宰

今汝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

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

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
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
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
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
是邪彼固惑而來矣非先生惑之也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
昔者有鳥爰居也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

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莊子自謂指與物化而不

以心稽無往非適之旨是已養之物不可以

今休歎

養人何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恐其感也

寡聞

學識淺陋之民也吾告以至

人之德譬之若載鼯

鼠小以車馬樂鳩

鳥小以鐘鼓也彼

又惡能無驚乎

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要見造是道者必須學問廣博知識高明之人

乃可趨承管窺之見以蠡測海之人聞之正如載鼯

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惡能無驚乎哉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第二十

宣城詹應鳳曰至甫較

此篇以山木命名者極言世俗薄惡材與不材俱是招災惹禍之端未免有中道夭折之患惟乘道德而浮遊能虛已以應物其孰能害之也孫休不知出此反以餘知驚愚修身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無中道夭于鷲盲跛蹇亦幸矣又何暇天之怨正見孫休露才揚已不能深藏若虛也處世之道當如是乎更與人間世參看○山產也產生萬物也又宣也能宣散氣生萬物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

材歿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既不得以無材棄之亦不得以有材忌之

處世亦可近似然而非道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于世

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不見有材譽之亦不以無材毀之一龍一蛇或屈

或與時俱化隨世汚隆遷變而無肯專為不執一而行也不可得而凡不可得

而聖圓轉活一上一下或在田或在淵無非以和為量浮游乎

萬物之祖

衆父父也未始有物之先

物物而不物於

物有不與之

意則胡可得而累邪

似此行遊既不飾智

何可得此神農黃帝

群人之法則也

汝不知處下尤

難若夫萬物之

所貴重人倫之

所傳習則不然交合

則從離之成則從毀

方廉潔則從挫

之尊顯則從

擬議之有所爲則虧

損賢則謀賢則忌而

不肖則欺

不肖則欺侮之

然胡可得而必乎哉

不可悲夫

情之險弟子志之

欲免乎

其唯道德之鄉乎

言非道

材與不材俱不能免也

○市南宜僚教魯侯形去

累市南宜僚

居市南姓熊名宜僚楚人

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

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

之業吾敬鬼尊賢

事神以邀福尚賢以輔政

親而行之無須臾離

可謂盡矣

居然不免於患

居然安然也言不應有患而居然不免

吾是以憂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魯侯不知致患之由以其敬鬼尊賢而欲

除之則淺矣又說箇譬喻

夫豐狐也

大狐也

文豹也

豹有文采也

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

安其固陋可謂

靜也夜行晝居

慎其出入可謂

戒也雖饑渴

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謹其邀求無害于人可謂

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

原無

罪于人而居
然不免者

其皮爲之災也

患之所由生也

今魯國獨非君

之皮邪吾願君剝

其空形

棄去

其皮酒

濯

其心去

其私欲而

遊於無人之野

遊于無何有之鄉這纔是除患之術敬魁尊賢不亦迂子○此下明無人

野之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

釋上其民愚而朴少

建德

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無已私也與而不求其報

無已私也

與而不求其報

無已私也

我無人也

不知義之所適

無分別也

不知禮之所將

無往來也

猖狂妄行

率性而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

其生若浮

其死可葬

其死可葬

若休無吾願君去國捐俗

棄去世俗專爲

與道相輔而行

道輔

而行則可以免乎累矣

○下又爲弄弱

君曰彼其道

之夫沉溺愛河不卽解脫者加一鞭策

卷之六

十四

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

江無舟難渡山無車難行

奈何而市

南子曰君無形倨

是刺其形也

無留居

是去其皮也

以爲君車

則可以行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

欲

是酒心去欲也

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

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空曠無涯莫測其際轉行轉遠

而無所終極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私愛情欲知識祇爲餒送之具皆自崖而返矣

正如太末虫處處能緣不能緣于火焰之上

君自此遠矣

便與道相輔而入于無人之野

矣故有人者累

有人者有已也

見有於人者憂

此不獨國

凡見一枝一能于人者
皆招患之端是爲憂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帝力于我
何有哉此便是不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無人

除君之憂不見有也
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是建德之國也○上

語意已足又將虛已遊世立譬作結極佳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

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

呼其撐開迴避
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

以惡聲隨之矣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何也
向也虛無人

而今也實有人也
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人之所以

有患累者只是不能虛已能虛已之人便是乘道德而浮遊者也患何從生○下引北宮奢抱樸守一虛

已遊世免患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為衛靈公

之人也賦歛以為鐘鑄鐘為壇乎郭門之外郭門之外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鐘架有兩層故言上王子慶忌

見而問焉慶忌之所以問者見其成之曰子何術之

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一其心志無敢奢聞之下

一之間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奢嘗聞此一伺乎其

無識伺乎無儻乎其怠疑亦無心于萃乎芒乎任物

乎集芒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伺乎其

從其疆梁疆梁者我隨其曲傳曲傳者我亦隨之

因其自窮

因其力之自窮不強其所不堪也

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

挫

不以物挫吾之志

而況有大塗者乎

何況有大道之人而不能虛已遊世者哉

自然不物于物也○下引太公任乎孔子者以見有人者累見有干人者憂也

孔子圍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歿乎曰

然子惡歿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歿之道

汝知之乎

東海

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玄鳥也

其爲鳥也翬翬狺狺

不能奮飛

之貌不露才也

而似無能

不見能也

引援而飛

彼此援引而飛以示弱也

迫脅

而棲

以求安也

進不敢爲前

不敢首事恐先人也

退不敢爲後

不敢落後

恐取嫌也

食不敢先

能讓善也

嘗必取其緒

人棄我取也

是故其行

列不斥

不惟同列不斥逐

而外人卒不得害

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得而害之

是以免於患

也

直木先伐

才也

甘井先竭

美也

子其意者

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

于患也

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

自伐

其能者人必從而毀之矣

功成者隳

歸功于人

名成者虧

而抑損之

孰能去

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便是以德分人也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

而不名處

道之行也而不以有道自居得行其志也而不以功自任純純常常一

純

其心平

乃比於狂

乃比于猖狂而不知所往者同

削迹捐勢不爲功

亦不爲

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若伐已之能顯人之所不能是

責人也既無責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者也子

人人亦無責也何以有聞爲喜哉

孔子曰善哉

孔子禮法之士犯患見逐何也以其見有

于人也太公任一言而悟遂稱之曰善哉善哉者喜其言之善也

辭其交遊去其弟

子弟子者欲有聞也遊集

迹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人

獸不亂羣

不驚羣也

入鳥不亂行

其行列不斥也

鳥獸不惡而况

人乎

人之所以有患累者以其驚群動衆矜張其有是以不免能虛已以遊鳥獸不惡而况人乎便

是外人卒不得害也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

之後

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

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何或曰爲其

布與

布貨財也

赤子之布寡矣

寡少于璧

爲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

累多于璧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

璧

以利合此子

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

相棄也

以利交者遇有患害則掉臂不顧而去之惟恐其後也何不相棄

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父子一體也愚有患難如救然眉之急惟恐其燎也何不相收

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

者則無故以離

以利交者利窮則絕想當時從遊之士亦有逐名奔利借交于門牆者是

以迎窮禍患之後

孔子曰敬聞命矣

敬聞先生之教矣

徐行

無怪乎其疏散也

狀不自得

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

不爲揖讓之禮

于前交淡

其弟子愛敬

益比尋常更

加進

也淡以

異日桑

若水也

虛

而行情莫若率

真率簡便

緣則于道

不離

真率則

自不勞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弟子無挹于前也

不求文以待

形固不待物

此便是假人之亡也又何以聞爲喜哉不喜也此下言人當安貧順時時勢不

便不可強行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

帶係履

履散以索結之而

過魏王

也

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病困

莊子曰貧

也非憊也

何以爲憊

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

也非憊也

君子得其時則駕不此所謂非遭時也

設喻

以明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

之良木

也攬蔓

其枝

攬枝而蟠結之如蔓之附木然

而王長其間雖羿

善射

逢蒙

羿弟子

不能睥睨也

遭時之士雖有百發百中之手段而莫之矜踈者良由所附者高所親者大綵

閃多而弱蔽衆也

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

悼慄此筋骨

與攬蔓其枝

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爲何振動悼慄

處

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惟其所處之地不善故不足以伸其長技也

今

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

不可得也

此比干

之見剖心徵也夫

比于之見剖心者以直道而行昏上亂相之間比于剖心此為證驗

今日苟安性命于亂世以為幸矣而欲無億其可得乎所以懲也○下引孔子歌焱氏之風者以見士有道德不能行只宜安命順化正已而待之已耳不悅生不惡死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

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几也右擊槁枝

策也而歌焱氏

之風

歌古無為帝王之風以見志

有其具

有枝策之具

而無其數

而無節奏

有其聲而無宮角

不調音律

木聲與人聲犁然

如泥犁然土釋然

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

立還目而窺之仲尼恐

其推廣已

之心

而造大也

至于無所終窮也

愛已而造哀也

恐其過哀于愛已之聖而遂及于難乃呼而告之

曰回無受天損易

生定貧困是天

損無受人益難

外來富貴為益

無始而非卒也

未有始而不終者

人與天一也

天損人益一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天乎人乎天損人益

總未可定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

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天道運行萬物以發泄其氣也窮桎

天定也吾敢遠天乎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流行坎止與之偕逝而已何可易也為

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

天乎

所以待天者或饒或渴順天地氣化以行而已何損于我是不受天損也

何謂無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

利

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

是桎物

之所利乃非已也

利于物不私于已無益也

吾命有在外者也

富貴

外來之物于己性命分上無
頂○無功爵祿如盜竊然
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

竊非其有而取之吾若取之何哉所以不取也又引喻故曰烏

莫知於鷓鴣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不宜所處之地目尚不視

肯居之也雖落其實棄之而走走而不取者惟恐富貴傷身也其畏人也

而反襲諸人間巢于堂皇之上此其所以爲知也社稷存焉爾以况并棄

爵祿之人天下樂推而不厭以爵祿寄之者欲以存社稷也斯謂無受人益之所難也何謂無

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言其萬化

之多形形相禪而不知其誰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人益天損二俱

受不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

益之益天之損也有天之損亦天之損也人之不能有天樂富貴而不知

安窮性然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以見今日不受天損者順天道

氣化以行正已而待之晏然體逝而終其身矣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此下正見人益之難受言世之見

得忘形見利忘真者誰肯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入于無人之野是以不免于患也莊周遊乎

雕陵之樊樊籬也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可回一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大而不逝目大又不覩褰裳躩步何鳥之狀執彈而

留之未發覩一蟬方得美蔭樂其樹蔭之美而忘其身螳螂執

翳而搏之螳螂執草翳蔽而欲搏之見所有得而忘其形也異鵲從

旁而利之

利其所有

見利而忘其真

見螳螂之利而廢其不逝不觀之狀是忘

其真也

莊周怵然

驚惕

曰噫物固相累

螳螂累雀而二類

相召也

蟬召螳螂螳螂召雀彼此相召是以雀召我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

而諄之

以周犯其栗林之禁故逐而諄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不出戶庭

弟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

吾守形而忘身

吾爲守形之學以逐鵲之故而忘之是

觀於濁水而迷

於清淵

未免見利而忘真也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人俗必問禁從其俗則不敢違其栗林之禁矣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

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

其

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

辱

吾所以不庭

蓋悔也

此篇起以山木未結以才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

美惡與人無預所以不當見有于人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

而去自賢之行

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處功成者隳名成者虧便是行賢而去自賢

之行

安往而不愛哉

天下之所樂推也孰能害之

田子方第二十一

鹽官陳昌懃仲修甫較

篇首田子方稱谿工而不稱順子者以順子不見有于人也知道之不可以言傳也惟虛緣葆真正容悟物使人之意消耳子方莫可名狀無可稱謂所以不稱也此便是不教不議虛往實歸之至人也當與德充符互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

子方文侯之師

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

故無擇

以

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

文侯意謂子必有所師不

稱師而稱谿工何也

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

子文侯曰然則夫子

既有師

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爲人也真

何以見其真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

真則不變雖虛已應

物而體

清而容物

清者患于太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德也

物無道正容

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滑欲于俗學俗思之人見其虛無恬惓寂寞無爲奔名競

利之念不覺渙然惟其悟物之妙有難以語言形容所以不稱說也。要見說道之人與行道之真亦大相逕庭可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

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言順子履踐懸遠不可近及何也

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

矣

今吾聞子方之師不令而行不言而化

吾形解而不欲動

向一

矜其血氣以爲仁義今順子不令而行是以形解而不欲動也

口鉗而不欲言

陳于

往古以明聖知今順子不言而化是以口鉗而不欲言也

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所言

學膚淺如土梗然爲棄物耳無益于已吾之所以不能深造夫道者是魏累之也

夫魏真爲

我累耳

言其不能剝形去皮洒心去欲所以爲累也此下正明不假言說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

也消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務虛文而不求實效而

陋於知人心

日用事爲之際無非是心陋而不知

吾

所以

不欲見也至於

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斲見

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有以教益于我也

出而

見客人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

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向也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

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

矩威儀詳序于折旋俯仰之間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機知變化言笑風生其

規規諫我也似子語言懇惻其訓道我也似父教戒深至是以歎

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

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口不言而目飲人以和

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豈容更有言說○此下發明夫子存乎道

而玄感之妙非言意可及要見道由心悟不在言也
回陋而不知俟傲而行交一臂而失之所以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

蓋以馬喻夫子神速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直瞠

視貌

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者夫子言

回

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

者夫子辯

回

亦辯也夫子馳

亦馳也

者

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回可謂得夫子之至矣

及乎

子奔逸絕塵

去速而不見塵也言其妙處不可知不可及

而回瞠若乎後

者

何也下發奔逸絕塵

夫子不言而人信

從

不黨比而人周

自周至

無器而民蹈乎前

無君人之器而民自歸往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矣

不知夫子神用之所以然故瞠若乎後矣此吾之所以問也

仲尼曰惡可不察

與

言此而日用不知何可不深思省察

夫哀莫大於心死

言人哀莫大於日用不知

此心下落是心死矣

而人死亦次之

也○蓋人有心如天有日

日出東方而

入於西極萬物莫不

以日爲

比方

法則也

有目有趾者待

是

是日也

而後成功

目成見功足成行功

是出則存

日出而作

是入則

亡

日入而息

萬物亦然

萬物莫不以心爲法則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死則

有

待也而死

則生

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

有待也而生

而

不化以待盡

有待也而死

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效者順成之也人喜

亦喜人言亦言目成見足成行而不知其所終此心動作絃爲日之與夜無有間隙

之所終窮也

薰蒸然

以

其成形

死生窮達饑渴寒暑日夜相代而

知

○天地之氣

命不能規乎其前也

丘以是日徂

以此心日出日入
顯其自爲而與之

日徂而已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

而日用事爲之
際不明此心

而失之

而己

可不哀與

此所謂哀莫大于心
死而人死亦次之也

汝殆著乎吾所

以著也

言此日用事爲之際更當深思自得向汝言不得說不
得言說得的還是我我的汝殆著乎吾所著也與汝分上

無彼已盡矣

除日用之外
無別有也

而汝求之以爲有

有所未
盡而不

爲汝是求馬於唐肆也

言其不自省察而于我求
是求馬于唐肆也唐肆安得有

馮求我安得入道

汝不知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
不可聞聞而非也你止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是

吾服汝也甚忘汝

之亦言
亦辯是

服吾之也亦甚忘

更須盡
情洗滌

無一毫舊染是甚忘也設有毫毛知解未盡未免以
有道自居而心不虛便爲障道根本矣是以要忘

雖然汝奚患焉

無患莫把捉也

雖忘乎故吾

雖忘乎服吾步趨之故吾

吾有

不忘者存

言行小變而不失于大常正見雖忘乎故

吾吾有不忘者存也○下引老聃

吾吾有不忘者存也

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

熱

也似非人

形若槁木一般

孔子便

坐

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

弦與

眩惑與

其信然與

信夫子之所得

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

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獨者專志也專志于一也

老聃曰吾

游心於物之初

太初也窈冥之門也

孔子曰何謂邪曰

昏昏悶悶

心

困焉而不能知

蕩蕩默默

口辟焉而不能言

物之初言所不能言知所

不能知也

嘗爲女議乎其將

畧議乎其形似

至陰肅肅

嚴凝所以

肅肅至陽赫赫舒散所肅肅出乎天肅殺之氣出乎天陰根陽也赫

赫發乎地陽剛之氣發乎地是陽根陰也○陰陽媾精兩者交通致成中

和而物生焉此亦是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之義或爲之紀而莫見

其形萬物于是乎出是物之母也宜其幹旋萬化而爲之紀矣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便屬物

矣物與物何足以相先惟其無形乃能縱持衆形也○雖無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

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似有一物主持之者而莫見其功不恃以爲

功生有所乎萌芒乎惚乎而無從出乎萌乎恍惚歿有所乎歸惹乎

而無有象乎歸于窅冥始終相反乎無有端倪頭緒而莫知乎其

所窳非是也非此爲之紀且孰爲之宗誰爲之宗主而紀持萬化者乎此便

是物之初也。孔子曰：物之初已言之矣。請問游是老聃曰：

夫得是而行者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纔可

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願聞其遊者之人也。曰：

生萬變就如。草食之獸不疾易藪。猶草也。水生之蟲不疾易

水。猶水也。○鼠肝蟲臂易水也。均是物也。又何惡之。所以不疾也。行小變而不失其

大常也。易水易藪雖小有變其本然之大常不失也。○是形體雖小有變其本然之大常不失也。○是

以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喜怒哀樂不入是至美也。夫天下也者萬

物之所一也。萬物以天下為所得其所一而同焉。天得

下之大常而同乎萬物則萬物則四肢百體將為塵于我為一矣。萬物既與我為一。

垢而灰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過

死生尚不能滑而况

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得喪禍福死生亦無介意也

以

棄隸者若棄泥塗

至貴國爵并焉何也

知白貴於隸也貴

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不失其所貴者于小變

且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

且萬物之化何有終極其變可勝計也

夫孰足以患心

既貴在干我而不失

于小變所以此心無患也何爲不樂真樂也

已爲道者解乎此

言爲道之人無所別

圖解乎此而已

言此道之妙不假言說

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

言夫子之德既配天地夫子天地不長而自厚

而猶

假至言以脩心

猶假言說

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古之人

中孰有脫于語言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

也酌取

文宇而為道者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以其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

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

至人雖不修而不妨順機應物豈為物而修而為者哉以

其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既不脩而物不能離者何也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

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雖不修不妨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天豈為物而高而

厚而明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如醯雞中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

被仁義聖知蓋覆此心空過一生

吾

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不知得至美而遊乎至樂無言說無修為是天地大全而無遺

剽之全道也○此下言儒

服之士知此道者少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

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

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

士之服物具有表則非漫然者

○服之不秉身之災也

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纔可以知

天履方屨者知地形

知天下山川之險阨地形之審博而後可以貢方物

緩佩

玦者事至而斷

能隨機斷決○有道之士不假外飾

君子有其道者未

必爲其服也

道豈在服

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

爲不然何不號

令

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

罪歿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

一丈夫

孔子也

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

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

吾所以言少也○取譬近事以况無心于富貴利達而不知富貴利達隨之矣

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

奚之飯牛自適未嘗有干祿之心

故飯牛而牛肥

牛亦得自適其性而肥

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歿

生不入於心

完廩浚井而不以歿生動心

故足以動人

成邑成都受禪皆動

人也○言世俗之人爵祿不入於生不動尚且動人况得至美遊乎至樂之道而不動物也所以至人之

于德也不修而物不離者何也以其真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

畫史也皆至

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

然不趨

僮僮舒閒貌

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

衣弊襦羸

解衣露形

君曰可矣

神閑氣定意在筆先

是真畫者也

至言

道只是一味真無修飾無作爲任真率意而已無別有也○此下要見有道之士用行合藏有道則現無道則隱調而應偶而會曾無縛着之心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

望也

而其釣莫釣

無曲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有釣之也

常釣

也

日如是而釣

文王

察其賢知其寓意于釣

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

臣父兄之弗安也

恐以政授匪人所以不安

欲終而釋之

不用而不

忍百姓之無天也

民之所以生者天也今夫丈人者天也何忍釋之

於是曰

而屬諸大夫曰

屬告也

昔者寡人夢見良人

先王也

黑色

而顛乘駮馬而偏朱蹄

一蹄偏赤

號曰寓

寄也

而政於臧

丈人

釣人也

庶幾乎民有瘳乎

民之所以不安其生者無天也滅丈人天也奇

而治之疾有瘳矣

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

而欲之當行其言也

文王

曰然則卜之

又恐諸大臣父兄疑而不信故曰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他

當遵先王之命不可有他疑

又何卜焉

不須卜也

遂迎臧

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

不施新異民何也

偏令無出

不顯已能

無專爲也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

壤散其羣聚之衆無

私福也

長官者不成德

無私德也

餽斛不敢入於四境

守在四夷

也

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

不可得而親疎也

長官者不成

德則同務也

效力者衆不知所務也

餽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侯無二心也

不二三其德也

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

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

言善政雖行之于一國而尚未廣施之于天下以見文王

有天下之心是以

臧丈人昧然而不應

若不聞也

泛然而辭

不甚堅確

朝令而夜遁

而臧丈人宵遁之矣

終身無聞

言其隱遁之妙

終其身不敢有聞于世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

猶未至邪

又何以夢爲乎

又何假于夢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

王盡之也

國柄非細事也以一鈞徒赫然師尹于士民之上未免羣下致疑以夢爲者聖人之

大權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文王不過直循人情于一

時耳無可譏議

此段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

日子方

卷之六

三十

盈貫

盈滿也貫鏞也

措杯水其肘上

肘平可措杯水于上言定也

發之適

矢復杳方矢復寓

發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繞去而方來之矢又寓于弦上言其精

也當是時猶象人也

形似木偶

伯昏無人曰是有

射之射

非不射之射也

下驗明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遠巡足二分垂在外

而向高山背臨深淵其足大半

垂于虛處揖御寇而進之

自非氣專神王惡能若是

御寇伏地汗流

至踵

吾人蓋生平所學所造臨死生患難纔見尋常

此假不得也不免汗流至踵也彼至人者德充于內神滿于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適所以臨險厄而神

氣不變也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

怵然有恂目之志以其志在眩悅人目是爾於中也

殆矣夫足以占爾胷中矜持之念惕然危肩吾問於

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吾始也疑子疑其得失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栩栩自得

而但未知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鳳過人哉無言

有過人之見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

得失之非我也來是其來去是其去我原無去來有何憂于得失而無憂色

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言無過人也豈獨得失之非我抑且不知其

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其可貴者其在彼乎在我乎貴則亡

乎我言令尹之貴若在于令尹則我原無貴○若其可貴在我邪亡乎彼則無

矣令尹方將躊躇方將四顧退想于天地之間誰貴誰

之矣○又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所以憂喜仲尼聞之曰

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貧賤不能移是美人不得濫

富貴不能滿是盜人不得刳武不能屈是伏戲黃

帝不能遊心於不得友也黃帝問道於廣成死生亦

大矣而尚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而可變也宜乎三去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潛行入乎淵泉而不

濡

入水不溺

處卑細而不憊

處貧賤危厄之地而不困憊

充滿天地

道充

塞乎天地之大爲而不恃

既以與人已愈有

天道運而無所

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

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也○未結

以無論貴之與賤要在存乎道道之所在無適不可

存亦可亡亦可得亦可失亦可無所不可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

右曰凡亡者三

凡有亡國之徵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存

凡之所存者不在凡而在道凡亡而存道夫所得多矣何損于我是不足以喪吾存也

凡之亡

既 不足以喪吾存則

知 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也○所存者楚也非道也存楚而非道何以守國是亡楚也

由是觀之則

知 凡未

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言外物去來無有定在然則世之得喪禍福非實有也知道者

進
靜已待

無可爲也

知北遊第二十二

秀水徐世淳中明甫較

此篇總發揮此個道體知不得言不得見不得聞
不得爭保保赤灑灑無絲毫染汙方爲了當不然
全屑雖貴落眼成塵也○前以混沌窳鑿分而爲
識爲知今死生不變爵祿不入之至人既返僕還
純無以知爲用也此知之所以北遊也北沉冥之
地北遊者遊于幽暗不明之地也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

玄是道

登隱弁之丘

弁起立貌

而適遭

無爲謂焉

已是相見了也

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以其

有知所
以發問

何思何慮則

纒

知道何處何服則

纒

安道何

從

而入

何道

而趨

則

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

以其無爲

謂所以不答

非不荅不知荅也

不知處最親切一杓惡水沒頭潑也

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

白道之似

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

復以前三問

問乎狂屈狂屈曰唉

荅應聲

予知之

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四辯莫能談其狀吐露不出雖忘其言猶

知有道便不似矣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

以黃帝無爲而爲是以反于帝宮

見

黃帝而問焉

復以前三問問焉

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只爲

分明語讎令所得遲○道無名從何而知

無處無服始安道

道無形從何處安

無

從無道始得道

道無方從何處得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

無爲

與彼

狂屈

不知也其孰是耶

三人者孰爲是耶

黃帝曰

彼無爲謂真是也

以其不知答也

狂屈似之

中欲言而忘其言似乎近道而

非也我與汝終不近也

以其知之也

夫知者不言

開口成雙句揚眉落

二三擬意不得思索不得也

言者不知言而非也

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

陳睦州見人入門便問是甚麼臨濟見人便棒德山入門便喝撥火敲床應機領會是不言之

教也以其不言而化不慮而爲使人之意消也

道不可致

道無形無相何從而致所以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也

德不可至

上德不德至則未免着迹

仁可爲也

仁者心之德就有可

爲也有爲便不似道矣

義可虧也

義于道有疎親其可虧損之也

禮相僞也

文

飾貌于道不實所以相僞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

以生生之德而輔相之

失德

而後仁

以愛仁利物而贊襄之

失仁而後義

以事爲得宜而相成之

失義

知北遊

卷之六

三十四

而後禮

禮文節目而補助之

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美觀而不實是

謂道之華以其相偽也是亂之首也

故曰爲道者日損

損者去華而務實也

損之

又損之

絕仁棄義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未到無爲之地

甘露瓊漿皆毒也泊至無爲牛溲馬勃無非藥也一莖草可以作文六金身用所以言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今已爲物也

樸散而爲器矣

欲復歸根

復命至于無爲之地

不亦難

乎

是爲難也

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今欲反其道德之易者其唯行不言之教之大

人乎○在大人分上則不難何也他見得

生也死之徒

方生就死

死也生之

始方死就

孰知其紀

孰知陰陽之氣二者交通成人和而物生焉是爲之紀也

人

之生氣之聚也

生者塵垢也

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死生氣之聚散

耳若死生爲徒

知死生爲一氣行小變而不失于大常

吾又何患故萬

物一也

萬物死生存亡同一體也又是其所美者

生

也

爲神奇其所惡者

也

爲臭腐

知而不

臭腐復化爲神奇

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一氣之所銘

鑄耳何貴何

賤何死何生是以

聖人故貴一

得其一萬事畢一者無爲也與天地合德與萬物同體是

得至美而遊至樂者其唯大人乎所以知不得言不得也○此下直遺其知知之所以北遊也

知謂

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

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

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

我與汝終不近也

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

不知之知是真

也此其似之也

似者想像之謂

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

也以其知之也

低頭纒撥意鶻子過新羅何况知所以不近也

狂屈聞之以

黃帝爲知言

知道之言也○此下明道之所以不知不言者何也觀天地之謂也

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

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何言哉

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

節候氣序曉然有定制而不犯商量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君上臣下父先

子從織而衣耕而食此理現成無待言說

聖人者原天地之

大美而達萬

物之

成理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

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

萬物既有成理又何有作爲

觀於天地之謂也

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天

下足所以不作不爲也。今彼神明至精之妙與彼之物百化物已

死生變萬方圓象異莫知其根也然是根也扁然而與萬

物遷轉變化自古以固存者是也言六合爲巨可謂大也未離

其內何嘗出于範圍之內秋毫爲小可謂小矣未嘗離乎矩彙之外畢竟待之以

成形體天下莫不以此或沉或浮而終身不故臭腐化

神奇復化爲臭腐是以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既陰陽運

序此便是神明至精與彼惛然恍惚若亡而存不若

百化物以死生者是也不形而神不妨大呼則大應小呼則萬

在油然流行而不知可見道之在天下日用常行而不

物畜之養而不知知當面錯過也正見無爲謂真是

也以其不知也

此之謂本根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固以固存者紀也知萬

不知是真知

物之可以觀於天矣

便知大美不言明法不議也○

根則

明日用常行如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

何體任是以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一汝視天和將至

形既正明知此身與

天地萬物爲一是一汝視也

既一汝視則天和將至也

攝汝知

無思慮則一汝

度

出入以度形

神將來舍

既精不搖形不勞

德將爲

汝美

油然而神

道將爲汝居

惛然若

汝瞳焉如新生之

犢而無求其

道之故

言未卒齧缺睡寐

所以被衣大

說

這便是至道之精杳杳冥冥

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也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

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

有道

故自持

者

媒媒晦

晦

形容其晦昧昧無識無知

無心而不可與謀

無道之可謀也

彼何人

哉

故復贊之曰彼何人哉而于道之親切乃能若是

沒處著落所以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

是天地之委形也

委積聚也地水火風四大聚合而成非實有也不獨身形不有

亦非汝有

也孰有之哉

是天地之委和也

陰陽交通成和而後有氣氣變

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既生則有性有生則有命死生

得喪禍福之變天地之行也順成而已矣誰是汝身

曰此

卷六

三七

有至孫子亦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形相禪正

於有○以○此○之○故○所○以○空○行○不○知○有○所○往○處○不○知○有

所持食不知有。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非吾之身也

又胡可得而有。身耶。此下又把道之一字泛論一論

言此身與天地萬物俱是彊陽之氣。又何貴乎道。所言道者生物之根也。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貴在

虛緣葆真隨機應物不執一而行乃為大得之人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

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必齋以淨心

通而疏淪之。澡雪而精神。精神未潔者澡雪而絳濯之。掊擊而知。知識

固者掊擊而碎之。繞可達道。夫道窅然難言哉。窅者與妙深玄不可言語極其高深

是以難言哉言將爲汝言其崖際略夫昭昭生於冥

不得也雖然且冥天地日月之昭昭而能爲有倫生於無形萬物職

倫類者皆從無精神生於道天非精神無以載日月非精

形無相而生精神無以照臨萬物非精神無以生植精神形本生於

生于道道爲萬物之母此之謂本根也形本生於

精陰陽媾精而成形也而萬物雖以形相禪生亦各有故九竅

者胎生胎生之八竅者卵生卵生之竅有八言雖是

各有成理以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其來無迹芒乎葱乎而其往無崖

忽乎芒乎而無門無房無出入限礙四達之皇皇也

無何有之鄉廣莫無周遭遮障邀於此者四枝强入水不濡思慮

之野矣有能入火不熱

恂達

不思而知不慮而爲

耳目聰明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也

其用心不勞

調而應偶而會

其應物無方

不執一而行大扣則

大應小扣則小應也

天不得

此道

不高地不得

此道

不廣日月不得

此道不行萬物不得

此道

不昌此其道與

道與者言此道之爲物言其崖

略而已不能盡極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

求道者欲以博而辯之知道可不必知也

辯之

不必慧

欲以辯而言道可不必慧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聖人以明

斷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

益

有知有慧而不爲加十年九滂而不爲加

損之而

不加損者

無知無慧而不加損八年七旱而不爲損者

聖人之所保也

聖人

知道之不可損以保其不知不慧也

淵淵乎其若海

深之又深而能精焉魏魏

乎其終則復始也

神之又神而能物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

宿是

運量萬物而不匱

任萬物之長短修遠運行生殖而不匱

則君子

之道

是君子開物成務體物而不可遺之道

彼其外與

通於天地者德也

萬物

皆往資焉而不匱

萬物資始乎此而不匱注焉不滿酌焉不竭

此其道與

行乎萬物者道也

中國有人焉

此莊子自謂也中國設有一人焉

非陰非陽

誌公有云人皆被十二時辰轉我

處於天地之間

寓

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

將反於宗

將反於未始有物之根宗

也自其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

暗醜氣聚聚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雖

有彭祖壽子

天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

如白駒之過隙耳

又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而不知此身如聚沫如空花是非於空花聚沫之中

是知不知是非之境者也又何有于人貴人賤哉所以知與不知言與不言俱用不着也○又一轉既是

壽夭相去須臾之說而又有君果敢有理草木無知

臣父子尊卑先後之序之謂何人倫雖難所以相齒難于辨別所以相齒而

有不不紊有序聖人遭之而不違聖人遭遇于君則爲君道遭

也過之而不守不守一定貴一定調而應之德也如於

此唱彼和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空空然如

此便是運量萬物而不匱帝之所興王之所

之胷中原無所有道也此便是以起也又明須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

而已

無有幾多光景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

倏焉而出

油然漻然莫

不入焉

倏焉而入言其運行之速頃聞不停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

哀之

兔死則狐悲是生物哀也

人類悲之

入則族類悲惜是人類悲也

解其天

毀墮其天袞

發弓囊袞衣囊言人有軀殼如天以發袞狗之今去而之死是解之墮之也

紛乎宛乎

因大分張之時手脚忙亂

鬼鬼將往

清輕升天重濁歸地萬歲將不去惟

前業隨身也

乃身從之

身亦隨痛從之

乃大歸乎

大歸乎者非弱喪而不知者明

乎坦途知終始之不可故者之人也是乃大歸乎也要見

不形之形

也既不形之形是

形之

不形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

人皆知此不形之形要

非將至

道之

人所務也

至道之人纔知此身是不形之形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以所

論道而非其

道也何也 彼至則不論

彼至道之人昏昏默默者知此不形之形就是道體

是以不論

則不至

繞有言說便爲不至

明見無值

道不可見見而非也無相

見可求見便不相值矣所以

辯不若默

也道不可聞

聞而非也惟其無聲無臭

一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也邀于此者依是而行則于道爲大得之人也○上

言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者何也以其非將至之所務之人不知此不形之形就是道體離此別求是離波求水也所以言汝惟莫必無乎迷物道之于物于言名異而旨同同歸于無何有之鄉而已至道之士至則不論者知此不形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

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日期而後可

期定其所乃可

莊子曰在螻蟻

舉螻蟻而言者以明有情無情以至土木瓦石無所不在也

曰何

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

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

固不及質舉標質而言無所不在而正獲司市之官名獲之

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況稀大豕也監市之履稀以知其肥瘠者愈履其

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于

下賤者以明道之不逃乎物也明矣是以言屎溺也

瓦甃也汝唯莫必必定在一處無乎逃物物外無道如金作器器器皆金也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道既不逃物則知言道者之言亦不能離物而言之矣○請看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名雖有異其實則同以况道言物三者雖異其指

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觀之道同合而論之於物

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

而間乎寥已

寂寥虛豁而已

吾志無往焉

無可馳求

而不知其所

至

不知所至之處

去而來不知其所止

任去任來而不知所止止于無止也吾

已往來焉

遊于無何有之宮

而不知其

此身之

所終窮

彷徨乎

馮閱

惟彷徨乎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虛廓之天蕩蕩然無絲毫掛礙也到此田地亦不易得須要有

大知

人之

入焉而不知其道與所

終窮也

物物者與物

俱無際

既與物無際

而物有際者

有死有生有終有始者何也

所謂物

際者也

所謂際者是

不際之際

既是不際

際之不際者也

天地疆陽之氣聚散而

謂盈

謂虛

衰

謂殺物所謂與

已何嘗實有死生來

者彼爲盈虛也是際非盈虛也其實無盈虛彼也爲衰殺

其實非衰殺彼也爲本末本爲始末非本末彼也爲積

散積爲生散非積散也可見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

屎溺者誰與道之不迤乎物也明矣既是道與物不

異然則言道者之言又豈異乎所以見不得聞不得

言不得也達道者遊于無何有之官而已○此下引老龍吉印證至則不論也○ 芻荷甘與

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芻荷甘日

中參戶而入也參開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曝然曝放杖放杖而笑曰天稱老龍知予僻陋慢訑

無所得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

言夫子狂言無所復發今則已矣莫吾發也

夫弇垆弔

龍聞

神之言曰

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爲一方眼目以其有所宗稟而不教壞人

家兒

今

農

於道秋毫之端萬分

中

未得處一焉

而猶

知

老龍

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

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

而可不知藏其言于無言乎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於人

之論者謂之冥冥

冥冥猶默默也

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可以言論

者物之粗也所以至則不論矣○此段總明道之所

以言不得知不得聞不得者何也言此道體離心緣相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有無相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所以知不得言不得聞不得也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

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日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

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天可以賤萬物可

以約藏可以散彌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

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

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

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

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非道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是色道不可言言而非

也是音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可道非常道

教也各可名非常名

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

所以馬祖三問黃蘗三度

雖問道者亦未聞道

問道者即不問也

道無問

可道非道大愚所以

聖問無應

可名非名丹霞所以掩耳

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問窮則不言也

尊宿之所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無內則無知也者舊之所撥火

以無

內待問窮

以無知待不言

若是者外不

必觀乎宇宙

而內不見

必知乎大初

而知是以不

必過乎崑崙

而求不必遊乎大虛

而會○如此則頭頭是道物物全真也這便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上雖是無

問無應可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矣尚有無之一字在故撰出光曜問乎無有以遣之也

光曜

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

似有似無

罔象無形所以不得聞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無聲空然無形終日視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

其孰能至此乎言體道者其誰至此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道至乎光曜是無矣未免有無也及爲無

有矣何從至此哉今既爲無有矣但不知何從至于

言道造之于無用爲用尚在大馬之捶鉤者年

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

守也即純氣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

鉤無察也不分他視是用之者是不失毫假不用者

惟鈞之察芒之用者

也

以無用爲用也此爲有無矣尚未至於無無是

以長得其用也

而况乎無

不用者乎

謂之無無是

物孰不資焉

萬物所以資始乎此也運量萬

物而不匱此其道與至此纒爲之至道。下復問明有無與無無何以相別言無無者先天也有無者後天也有是德無是道聖人之愛人也亦乃取法乎後天生物之德也便是長得其用也

於仲尼曰未有天地

之先

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今之天地日用猶古之天地日月何可不知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

日吾昭然

似知之

今日吾昧然

似無知以此觀之今何以知古是以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最初無心而問不生

知解神者先受所以昭然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起

意見便是知識用事障蔽靈明是昧然無古則無今

矣且又于知識上求神宜其不明也因有古是無始則無終以有終是未有子孫而有子

孫可乎畢竟先有子孫而後纔有子孫也明矣何不可知之冉求未對仲尼曰

已矣未應矣止矣不消應矣○承上不以生去生死

不以死去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待也而

而生死雖各有待皆有所一體而不有先天地生

者物耶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物也太極也物物者非物物于生天地萬物者非可

以物名之也無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所以

極也無無也所以

先物猶其有物也無已

言死生變化俱屬後天是以生生不已化化無窮也

聖人

之愛人也終無已者

體物而不遺者

亦乃取於是者也

取亦

法于後天生物之德也。此下又問無無之人不知何以遊心于無無之天

顏淵問乎仲尼

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

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古之人任緣葆真是外化而不化也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今之人失性于俗是內化而外不化也。然則與物

化者俱

一不化者也

既俱有一不化是則

安

所謂化安

不

化然則日用將迎

安與之相靡

相順而與之俱化乎

必與之莫多

莫多者不

求多于人也不求長于人者而後可以與人相將迎也

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

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言舜韋氏有舜帝之圃黃帝有黃帝之圃各自爲樂各

適其適而已不可守定內外執一而不化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

非比世

之人各立門戶各人守定師說執一已之是而心不化

故以是非相齟也

彼此相排

也

而况今之人乎

古之君子尚然而况今之人而可執一不化而不非是乎所以

要相非也

聖人處物不傷物

聖人善處物情不求多于人各適其適而順物應緣渾融

無迹與人將迎所以不傷物也

不傷物者

以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

傷者

然後爲能與人相將迎

若此而遊則可以將迎矣

物不傷未免有哀有樂哀樂相尋逆旅萬物以其知遇知能固不若無知無能之爲愈也

山林與

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

樂極

哀又繼

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

物逆旅耳

言世人非樂卽哀非哀卽樂除去

夫人知

求利達之遇而不知所不

未

遇

祇

知

誇

謂

能

能

而

不

能

所

不能

人豈有終生有知有能久久畢竟要到無知無能地位要見

無知無能者固

人之所不免也

人既不能免就不若安于無知無能之爲得也

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

畢竟要有知有能始爲得

豈不亦悲哉

所以

至言

要

去言至爲

要

去爲

何也安于無知無能也

齊知之

所知則淺矣

必欲齊世人之知要知有能故曰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弗知

之淺矣又曰弗知乃知乎知乃弗知乎孰知